

「断头台城」

杀人事件
〔日〕北山猛邦 著 涪子 译

日本推理名作选

すいり

北山猛邦

きたやまたけくに

「日」北山猛邦 著
濛子 译

「断头台城」杀人事件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GUILLOTINE JOU SATSUJIN JIKEN》

© Takekuni Kitayama 2005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7-2009-2239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断头台城”杀人事件 / (日) 北山猛邦著 ; 涪子译.
— 长春 :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0.6
(日本推理名作选)
ISBN 978-7-5463-2882-9

I. ①断… II. ①北… ②涪… III. ①推理小说 - 日本 - 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69654号

书 名： “断头台城”杀人事件
著 者： [日]北山猛邦
译 者： 涪 子
出 品 人： 周殿富
策 划： 国文创意
策划编辑： 渠 诚
责任编辑： 渠 诚
装帧设计： 未 氓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130021)
印 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 8.25
版 次： 2010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6月第1次印刷
发 行：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栋底商A222号(100052)
电 话： 010-63106240(发行部)
书 号： ISBN 978-7-5463-2882-9
定 价： 22.00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 发行部负责退换)

过，则无趣。欠，则无味。
这就是物理诡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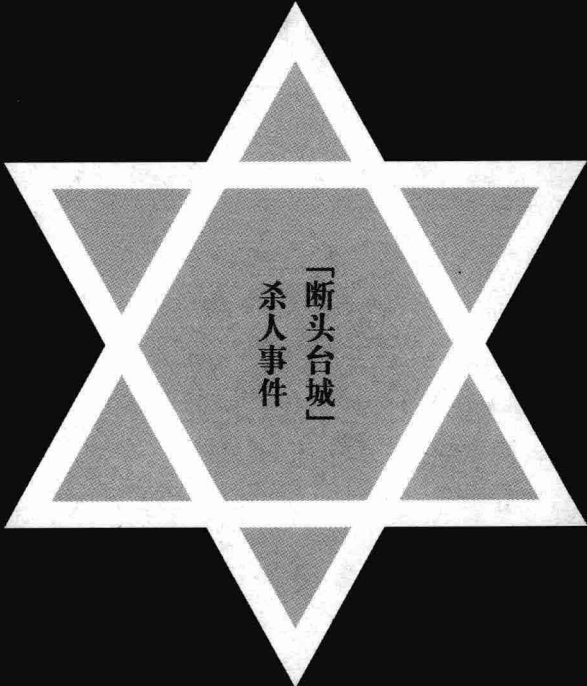
日本書紀卷之四

すいり

北山猛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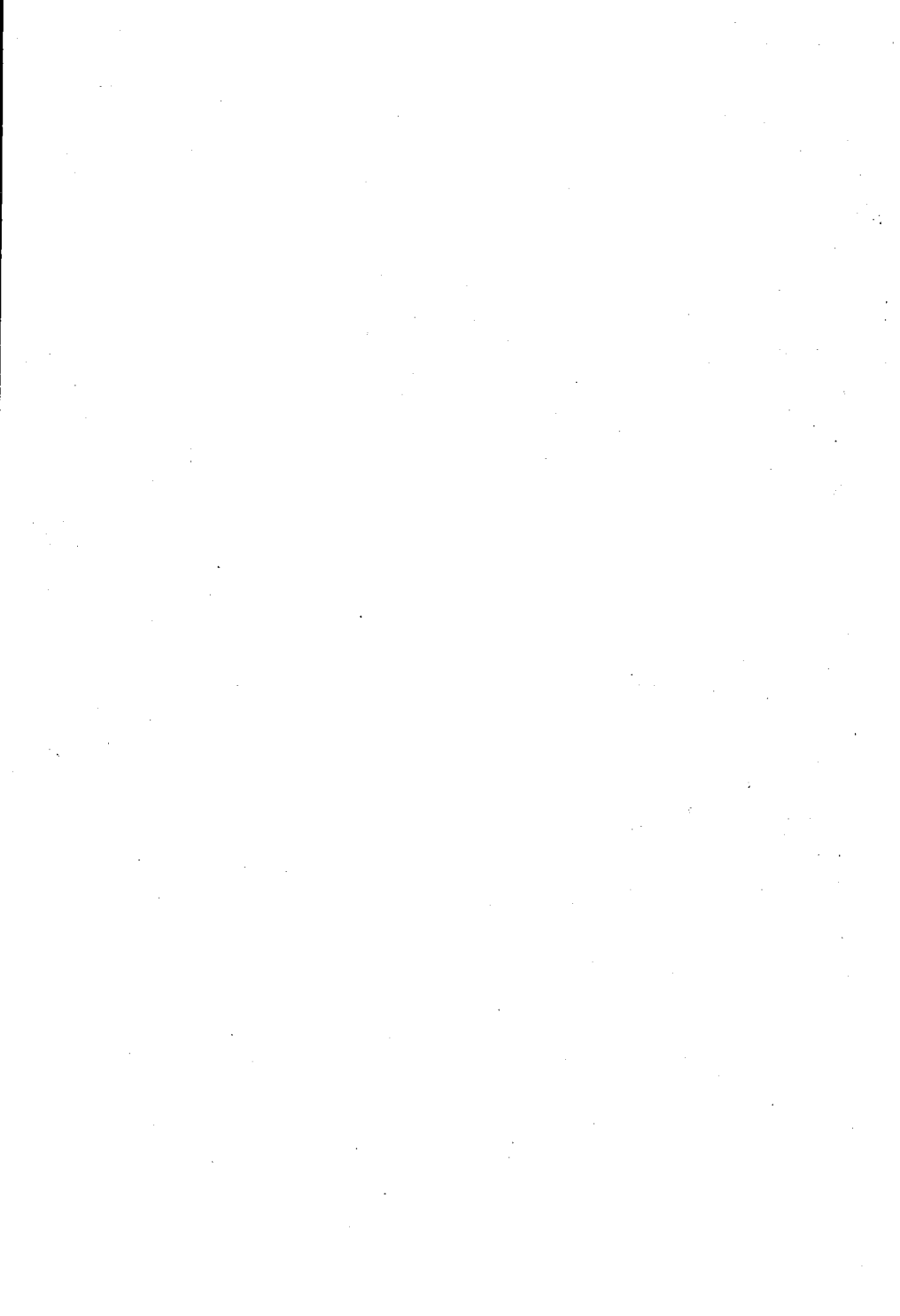
きたやまたけくに

きたやまたけくに



「断头台城」
杀人事件

北山猛邦





莫斯科近郊的一个小镇上，住着一位擅制玩偶的鞋匠。他做的玩偶直逼真人，仿佛随时都可以行动。当时的玩偶，若非人形木雕，便是塞满棉花的棉布制品，大都和真人相差甚远，而鞋匠却能把木材、棉布和棉花巧妙结合，做成连身材大小都酷似真人的近乎完美的玩偶。鞋匠制作玩偶的最后一道程序，是给玩偶穿上手工制作的晚礼服。因之，玩偶看上去就好像真的成了一位优雅脱俗的贵妇。

鞋匠将玩偶摆在了店头。天色渐暗的傍晚，几乎所有行人路过小店时都会对它打个招呼。店门旁煤油灯随风摇曳的灯光，像是要给玩偶倾注生命一般，晃动着它的身影，使行人益发难以看穿它只是个玩偶。偶尔，会有人因察觉其奥妙而大吃一惊，啧啧赞赏一番，这才恋恋不舍地离去。而那些想买玩偶的人呢，则都会走进店内寻觅，但是，店里不复有别的玩偶了，货架上摆着的都是鞋子。直到此时此刻，行人方始省悟，原来这里并不是玩偶店，而是鞋店，只好失望离开。看到人们对玩偶的反应，鞋匠每每动念是否该把鞋店关掉，另开一个玩偶店，但出售玩偶是有悖其初衷之事，故又决定继续维持这小小的鞋店。

某日，小镇上一位知名的贵族听说了美丽玩偶的事情，专程来见鞋匠。鞋匠以一脸紧张的神色出迎，因职业之故，他见过各种各样的人，但像贵族这样的人却是首次得见。贵族向鞋匠询问了许多有关玩偶的事，鞋匠忐忑不安地一一作答。最初的问题都跟玩偶有关，渐渐，话题转到了鞋匠的生活。没过多久，不知是

否得到了满意的答复，贵族抱着胳膊离开了小店。

几天后，鞋匠被唤到了贵族的宅邸。贵族对鞋匠说道：“我想让你做一个能按照我的意志跳舞的玩偶。”

贵族提出的，是一个不易兑现的要求。做一个能按他的意志跳舞的玩偶？这种玩偶能做出来吗？据说，贵族是个很难侍候的人，他对用人、管家和周围所有人都不予信任。因此，就算是出席舞会时，都会对舞伴保持高度警惕。事实上，贵族一直担心身边的人是否带着匕首，有朝一日对他猝然发难。所以，他才会想到用一个玩偶来充当舞伴。

“这简直难比登天。”鞋匠心下暗忖，但他亦想挑战一番这个会跳舞的玩偶。贵族承诺会将制作玩偶所需要的工具和费用备齐，并把宅邸附近一座简陋的小屋借他暂住，直到玩偶做成。虽说是个简陋的小屋，却远比他那破烂不堪的鞋店舒适很多，作为制造玩偶的场所，当真再好不过。鞋匠答允了贵族的要求。

半年后，跳舞玩偶做成了。鞋匠为之倾注了全部的心血和智慧，给它配置了几乎和人类一模一样的关节。所谓关节，是鞋匠用来联结玩偶身体各处的微小部件。正是这些部件，使之得以活动自如。使用的关节越多，玩偶的举止就越能接近人类，但若一味增加关节、超出某个限度，玩偶便将无法站立。故而，鞋匠几经摸索，最终只给需要的地方添置了活动部件。就当时的“偶坛”而言，这绝对是个空前创造。

当玩偶穿上豪华的晚礼服后，恰如脱胎换骨变成了真人一般，更加栩栩如生。鞋匠把玩偶带去给贵族看，贵族欣喜至极，对鞋匠和玩偶大加赞许，并立即开始练习跳舞。心里一点底都没

有的鞋匠侍立一旁，提心吊胆地看着贵族和玩偶。哪知那玩偶直似有了生命一般，切合着贵族的动作完美跳了一曲。看着那个玩偶，鞋匠忽萌生一股不安，就像是造出了一个原本不该存在的生命，莫名的恐惧倏然袭上心头。而贵族对此却茫然无觉，带着玩偶出席舞会，成为大家注目的焦点。

受到贵族赞赏的鞋匠被特许搬进宅邸，昔日开鞋店的生活顿时恍若隔世。自这之后，鞋匠继续努力向贵族效劳，一个接一个地做着贵族想要得到的各种玩偶。

某日，贵族的妻子患了一种病。虽请来名医诊治，病情却不见好转。为了给妻子治病，贵族把用人们派往各地，但凡对治病有效的药，不计价格一概买回。看上去怪异可疑的巫师亦曾被请来。但他妻子的病依然没有起色，最终还是离开了人世。

失去了妻子的贵族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谁都不见。几天后，他把鞋匠唤到了身边。许久未见的贵族，脸上已失去了往日的威严，从其双眸中甚至可以窥探出一种异样的眼神。“我妻子是被他们害死的。”贵族用只能被鞋匠听到的声音说道。

“不是生病？”

“不，表面上像是病死，实际上不是。一定是那些假装崇拜我而接近我的家伙，给我的妻子下了毒。那些用人们也很可疑，一定是在食物上做了手脚。都是些叛徒！身边这些家伙，谁都靠不住！我唯一能相信的只有你，只有你是我亲自招到身边来的。”

“谢谢您。”鞋匠嘴上言谢，心中却被贵族那被逼得走投无路的语调弄得不知所措。贵族就像将灵魂卖给了魔鬼般失魂落魄。妻子的死，大概使他把世上所有人都当成了敌人。

“叛逆者要一个不留地杀掉。为了让今后不再出现背叛我的人，有必要严格、公正地处决一些人。要来一次大清洗才行。”

昏暗的房间里，蜡烛吱啦吱啦地燃烧着，仿佛是呼应贵族的血言腥语。鞋匠被贵族的气势吓得魂飞魄散，无奈点了点头。

“给我做一个玩偶吧。一个能悄无声息从背后接近叛逆者，随即斩下其头颅的玩偶！”

这是迄今为止最难的一份订单。除非玩偶自有意志，否则无论如何都办不到吧。但鞋匠别无选择。他知道，一旦拒绝，没准就会丢掉脑袋。

鞋匠返回房内，立即开始思索如何制造这“猎头玩偶”。下半身若跟以往相同，单靠两条腿来移动，是行不通的。他想到了马车的轮子，做成之后，可以藏到礼服裙下。他又琢磨着水车的结构，不知能否借用其顺水而动的原理。对了，不妨再用上滑轮的原理吧，使之可以沿预定的轨道自由来去。

而斩首呢——他想到了弓弦的反弹力。先把绷紧的弦拉在玩偶体内，再像把箭搭在弦上那样，把连接胳膊的部件挂到上面。确定目标后，弦只要一脱落，胳膊就会自动抡起。若事先就在胳膊上设置斧头或利剑的话，砍头似乎不太困难……

鞋匠穷数月时间，总算完成了“猎头玩偶”。制作这样的玩偶是对是错，他早就顾不得了。倘若不能完成，被砍掉脑袋的恐怕就是他了。对这个作品，鞋匠并未觉得和以往不同。从远处看去，就算它被误会成一位温文尔雅的贵妇，都是很正常的。

鞋匠带着玩偶，去见贵族。

“它的构造如何？”贵族观察着玩偶，问道。

“车轮和弓弦……能想到、能用到的都用上了。只要按一下玩偶的背部，它就会动起来。”鞋匠答道。

贵族听了，伸手就要去按玩偶的后背，鞋匠慌忙上前阻止：“一旦动起来，就会开始寻觅人的头颅。在这里还是别动的好。”

“嗯。”

“一旦瞅准目标，玩偶就会自动挥起胳膊里藏着的剑。若有谁因好奇而走近它的话，当那滚落坠地的头颅上兀自眨动着的眼睛看到其身体时，便会懂得这玩偶的厉害了。”

“你敢保证它能准确无误地砍下人头吗？”

“敢。抡动胳膊的次数虽只有四次，但若能再次把弦绷紧，就又会抡动相同的次数。操作的方法只有我才知道。所以，就算它落到了别人手里，也绝对不会被利用。这是个可怕的玩偶。我会把其制作方法深藏心内，事成后就立即烧掉。”

“我对此深表期待。”贵族似颇满意。许是看到了鞋匠对其作品的恐惧，他益发确定这就是他想要的东西。

贵族脸上的笑容透露着一丝疯狂：“你把它搬到走廊去吧。”

鞋匠听从贵族的命令，把玩偶搬至走廊。漆黑的过道向深处延伸着。“现在就按？”鞋匠问道。

“嗯，让我来吧。”贵族轻轻按了一下玩偶的后背。玩偶缓缓向走廊深处“走”去。那婀娜的姿态虽不亚真人，却依然有着一种非生命体特有的僵直。很快，玩偶便消失于茫茫黑暗。

翌日，宅邸里果然发现了一具被砍掉了头的随从的尸体，刀口干净而利落。据说，有人看到了持剑的人影，但似乎没人怀疑那其实是个玩偶。

鞋匠开始搜寻玩偶，因其既不具备终日活动的动力，胳膊又不能随意挥动不休——它需要定期调整。但无论鞋匠如何寻觅，也没能在宅邸里找到它。

过了一天，又有两个随从被砍掉了头。玩偶依然下落不明。

又过了一天，一个用人被砍掉了头。

杀人事件继续着。

鞋匠开始恐慌。

难道是玩偶有了生命，领略到了杀人的乐趣？黑暗的走廊里，一个悄然来去的玩偶，见人就杀……想至此处，鞋匠不禁一颤。玩偶装着砍头的装置，却没装能识别砍头对象的装置。这意味着——砍头对象也包括他本人！事到如今，就好像一个魔鬼住进了宅邸，可以不被察觉地靠近任何人并将之解决。鞋匠原就是冲着这个目的才把它做成这样的，所以，他对此比谁都更清楚。要想阻止它，就只有摧毁它。但眼下竟连它的踪影都无从得见。

掉了脑袋的尸体逐日增加。开始有随从逃出宅邸。

事情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了。

鞋匠带着被杀的觉悟，前去恳求贵族放他尽快逃离。

而贵族却一副呆滞的表情，对宅邸里接连发生的断头案无动于衷：“你觉得我惩罚背叛者的行为对不对？”

“死的人太多了。”

“我问你呢——对，还是不对！”

鞋匠默然片刻，轻轻说道：“对。”无药可救了。全都疯了。

鞋匠决定离开。

是夜，留在宅邸里的所有随从都被砍掉了头，只剩下鞋匠和

贵族两个人了。鞋匠准备好行囊，便立即离开了房间。天际遥挂着一盘明月，一盘让人毛骨悚然的惨白明月。

跑到大门口时，鞋匠碰到了贵族。

“你要去哪里？”

“再这样下去，会被砍掉头的！”

“你也要逃？想不到你也是个叛徒啊。叛徒的下场，你是知道的……”贵族从腰间的剑鞘里拔出了短剑。

这时，鞋匠忽然想到这一切或许都是贵族事先安排的圈套。玩偶只是个借口，实际上是贵族本人在无休止地进行屠杀！

鞋匠一步步向后退去。

此时，贵族身后出现了一抹黑影。

是“猎头玩偶”！

贵族茫然不觉，依然手持短剑，向鞋匠步步逼近。

玩偶的胳膊抡起。

只听“嗖”的一下，一道银光闪过，鲜血从贵族的颈项上直喷而出。

煞白的月光下，一个血淋淋的人头滚到了地上。

丢了头的贵族，身体缓缓倒下。

鞋匠的对面，站着“猎头玩偶”。

原本漂亮的礼服变成了乌黑色。

不知要沾染多少人的血，才会变成这种颜色。

鞋匠呆呆站着。

而玩偶却悄然滑出了大门。

此后，小镇上开始出现大量被砍掉头的死尸。极度的恐怖笼

罩了整个小镇，所有人都胆战心惊。这恐惧的源头，只有鞋匠明白。鞋匠决定收拾好鞋店就离开这里。那时，死者的数目攀升到了一个相当惊人的水平，而鞋匠依然没有看到玩偶的身影。鞋匠最后一次见到玩偶，是他离开小镇的前夜。就好像是专程来给他送行一样。

让他骤吃一惊的是，他面前出现的玩偶共有两个。

多了一个。

同伙？

难道是玩偶自己又做了一个玩偶？

鞋匠背上行李，告别了小镇。

——尔后，经过“猎头玩偶”数月的杀戮，死者数量据说突破了三千、四千。